

A COLLECTION OF MASTERPIECES

作家自选集

一帆风顺,燕鸥!

叶楠 著 解放军出版社

叶楠



作家自选集

叶楠 著

A COLLECTION OF MASTERPIECES

一帆风顺,燕鸥!

解放军出版社



一帆风顺，燕鸥！

叶楠 著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(邮政编码100035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开本32 印张8.5 225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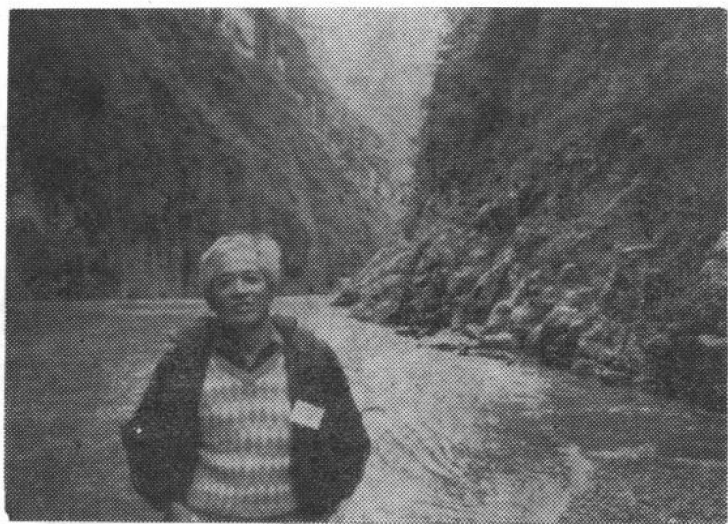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 000

ISBN7-5065-0951-2/I·124

定 价：3.90元

社编号04—0018



作家和远洋海员一样，要有
执著坚毅，也要有对神秘彼岸带
浪漫色彩的恋情。

——叶楠

目 录

□ 2	画眉鸟婉丽的鸣声
□ 21	沙砾
□ 29	祝你运气好
□ 38	印有金锚的飘带
□ 47	一帆风顺，燕鸥！
□ 59	玫瑰凋谢了
□ 87	榴花似火
□ 94	狭路上的抉择
□ 181	爷们儿
□ 199	这该是第七柄枫叶了
□ 210	象王在朝阳升起时死去
□ 240	大江和高山的回声
□ 282	三声铙响以后

画眉鸟婉丽的鸣声

雾特别浓，特别凝重，这亚热带的丛林中，象是浇铸了乳白色的什么金属。视距坏极了，顶多只能看出去两公尺距离。

这里是国境线上一个平缓的山坡，长着种类繁杂低矮的灌木。在灌木丛中分散躺着五名中国边防军士兵。他们安静地躺着，一动也不动。如果有人走来看到他们，一定认为他们已经死去了。其实，这五名士兵全都活着，没有死。不过，他们已经接近死亡的边沿了，他们是负重伤的彩号。其中伤势最轻的一名，是被重机枪打碎了一双腿骨。自己用急救包里的绷带胡乱地缠了缠，并没有能阻止鲜血往外渗透。他们相互之间，无法看得到，也没有呼唤交谈过。这里太危险了，一出动静，说不定从雾幔中会飞来密集的子弹。那被雾遮挡的丛林中，也许潜伏着很多异国的士兵。伤员们只是凭感觉知道，在他们每一个人身边不远的地方，有自己的战友。是谁？有几个？伤势如何？就不清楚了。

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人能找到他们。营救他们。当然，他们知道，在这浓雾中，在前沿，又不能呼叫，找到他们是很困难的。他们克制着伤口的剧痛，咬紧牙关，不让自己发出呻吟声来。他们坚信自己的人一定会来到身边。如果这时有人走到他们身旁，贴近他们的脸庞，才会听到让人心痛的咬牙的咯吱声和痛苦的轻微的喘息。

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？在他们五个人中间，只有那个被打碎腿骨的战士，神志还是完全清醒的。他还记得，是在拂晓时分，他们一个排，在国境线我方一侧，作例行巡逻。就是他们在现在

躺下来的位置，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，好象是一班长，是他，突然踩响了一颗地雷倒下了。现在他还躺在这里，奄奄一息了。紧接着地雷的爆炸声，从雾中射来稠密的弹雨，象泼水一样压过来，这是一场预谋的卑鄙的屠杀。战士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慌乱地扑倒在丛林里，向雾中看不到的敌人还击。他们很快凭感觉知道，对方士兵离他们非常近，甚至于觉得能听到对手的喘气声。这是一场极独特的仓促的遭遇战，在浓雾中无法分辨敌我，完全凭战士的机智和感觉，向对方射击。排长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凭对方的火力判断出：敌方兵力起码要大于我们十倍，而且他们是有预谋的。继续打下去，将是全排覆灭的命运。他发出了撤退的信号。在漫天大雾的丛林中后撤，他和所有战士，谁也不知道，有多少人撤下来了，有多少人伤亡，他们的位置在哪里。就这样，留下了五名重伤员，他们都是在战斗一开始，猝然中弹的……

现在，这里异常宁静。在雾中，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在一个远离世界的角落里。在没有发生战争以前，这里曾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。嬉戏的猴群，体态俊美的马鹿……遍山野花，招引来缤纷的彩蝶……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连蛇似乎也都逃跑了。所有生灵都惧怕战火硝烟。现在每一个伤员，只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存在，其他都是未知的，象谜，象周围浓重的雾。没有一点声音，只有自己感觉到的自己的伤口涌出的鲜血汨汨流淌的细微的声响。在昏眩的伤员眼里，那飘浮着的细小的象微尘般的水粒，象是五颜六色的粉末，在眼前飞旋。干渴，难以忍耐的干渴。这大雾不足以湿润自己的嘴唇。有的战士用嘴久久地吻着潮湿的泥土，希望能从大地上汲取些许水分；有的战士含着被子弹扫落的带有凉意的树叶，虽然树叶有一种苦涩的味道，但毕竟含有水啊！从战斗打响到现在，究竟过了多少时间，谁也不知道。都感到已经很久很久了，战斗以前的时光，很遥远了。有的战士觉得血快流尽了，连思维的力量都快没有了。幻觉，脑际里不断出现幻

境，那都是一些记忆中最美好难忘的事物：家乡的茅屋，小牯牛，绒球般的鸡雏，一朵朝天开放的象蓝色的号角的喇叭花……当前最现实的问题却是敌情我情。敌人是不是还在近旁，或许怕我们报复，也撤退了，也象我们一样，仓皇撤退了。我们的人呢？他们是否已经在寻觅我们？现在急需要有一双手，自己人的手，来包扎流着血的伤口……

远处传来一声画眉鸟婉丽的鸣声。是的，这里曾经有过很多很多画眉，在丛林中飞舞、鸣啭。这里曾经是它们的家园，后来，炮火把它们和猿猴、马鹿、彩蝶……一起赶走了。为什么竟飞来一只，在结束一场激烈战斗之后？果真有一只勇敢的画眉，飞到这寂静的浓雾弥漫的山野里，用动听的鸣声，给受伤的战士以慰藉？神志还清醒的战士，听到鸟鸣，嘴角竟闪现出一丝微笑。这毕竟是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发出的声音，而且又是那么动听……

又是一种很低微的声音传来，有节奏、顿挫的声音……这是人的低语声。有人来了，或许是我们的人，也许是护士，说不定是女护士哩！那么，她那双灵巧的手，温柔的手，会把伤口包扎好。她会说：“你们会好的，你们将来还能种田，还会跳舞，会得到姑娘的爱情，一定会……”连伤势最重的一班长，竟从昏厥的状态中，醒过来。希望，给大家带来了力量。这透过浓雾传来的低语声，果真是一个少女的声音，这是能听得出来的……这莫非又是幻觉？不，这是现实世界上的声音。这些男子汉们的眼角，竟流淌着咸湿的泪水……不过，这种兴奋和喜悦是短暂的。那个看不见的少女说的是异国的语言，陌生的语言，这是在仔细倾听以后，能分辨出来的。战士们的希望落空了，感到浑身发冷，直冷透到心底。一班长又昏厥了过去。没有比希望之星升起又泯灭，更令人痛苦的了！这山林啊！你为什么如此寂静，竟让这入声如此清晰地传来，搅乱了垂死的战士的心绪。

现在一切都明白了，这是对方的女人。女人同样也是个敌人。

她好象在对什么人说着话，语调是温存的。她的谈话对象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呻吟在作答。显然，这是敌人的伤员。看来她可能是护士，是在给伤员包扎伤口，是在用语言宽慰他。这也就是说，在拂晓那场战斗中，虽然是盲目射击，也还是命中了敌人。他们也有伤员留下来，那么说，他们的部队也没敢恋战，也同样撤走了。

血在滴着，时间也和血一样在流淌着。就在敌方护士为他们的伤员包扎伤口的过程里，被地雷炸伤的一班长，悄然与世长辞了。但谁也不知道，死得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他的死，只有他自己是有准备的。他从开始负伤起，就意识到自己伤势太重，生命难保了。他决心忍着伤痛，不吭一声，不让敌人发现自己，宁愿让血流尽而死去，这种死是要有极坚强的意志呀！现在，敌人就在附近，虽然根据动静猜测，只是女护士和伤员。但暴露自己，同样要有被凌辱、被俘的危险。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与亲人最后诀别。手还能动的还有一点力气的，紧紧握着手榴弹，或者将手指伸进枪扳机的护圈中，再压低一点本来已经很微弱的呼吸声。

丛林中不远的地方，传来一阵窸窣声，很容易判断，这是有人在林间走动，脚步很轻很轻。可恶的雾把视线挡得那么严密。是什么人走过来了？

又一声清晰的画眉的鸣声传来，这一次，这只鸟似乎飞到近旁来了，就象是在旁边那一棵小灌木的枝头上。这种有白眉的鸟儿的到来，预兆着什么？是吉祥，抑或是凶险？

首先看到在雾中出现模糊人影的是两条腿骨被打碎的战士。他紧紧握着手榴弹，感到手发麻，手已经不太服从他的意志了。他觉得也许自己连举起手榴弹的力气也没有了。“祖国，大地，亲人，给我力量吧！只求给一点点力量，能够把手榴弹举起，向自己牙齿上撞击引爆的气力，就够了，就能让我死在自己的国土上。”他在心里祷念着。

当他清晰地看见来人的时候，那人已经站在他身边了。他注视着这个人，很快辨明这是一个敌方的士兵。钢盔、领子上缀着的寒碜的标志军衔的领章——是下士，再就是两手握着的冲锋枪了。他用尽自己残存的气力，竟颤巍巍地举起了手榴弹……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对方也看清了躺在地上的他，惊恐地尖叫了一声。这明明白白的是少女的惊呼。他呆住了，忘了将手榴弹向牙齿上撞下去，凝神看过去，果然是个姑娘，女兵。刚才怎么疏忽了呢？钢盔下檐不是披散着长发梢么！还有一双纤细的眉和有女性妩媚的眼睛——正惊吓地看着他。“也许我的模样是太可怕了，惨白的脸，还呲着牙，还举着手榴弹。”他想。

他俩就这样对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他俩都警惕地盯着对方，看对方的细微动作和神态。看得出来，她很清楚，她手中的冲锋枪扳机和手榴弹引信之间有一根无形的线连在一起，枪一响，手榴弹也就爆炸了。在他的眼里，首先看到她的嘴角微微搐动了一下，抓枪的手松开了，冲锋枪自由地悬在胸前，眼里闪烁着疑虑、不安、痛楚的光芒。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然而有一点是明白的，她没有枪杀他的意思，甚至于已经没有了敌意，或许是因为在她面前的中国士兵如此衰弱、毫无战斗力的缘故。他感到举着手榴弹的手臂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不能在这个没有敌意的女人面前举着爆炸物，手臂象瘫了似的倒了下来。她的视线从他的脸庞移到他的双腿，停在被血浸透了的绷带和军裤上。她皱皱眉，看样子，她很清楚伤势的严重程度。她向身后看了一眼，仍然是浓雾。她用牙咬着下唇，沉吟着、思索着。她的眼神在急剧地变化着，眼睛透露了她心绪的紊乱。她又向身后看了一眼，似乎是下了决心。她把冲锋枪转到身后，用手拍拍身旁有红十字标记的挎包，示意她是医护人员。他闭了一下眼睛——明白。她猛地在他身边跪了下来，打开了挎包，取出绷带、剪刀等，以极其熟练的动作，剪开他胡乱缠绕的绷带和军裤，给他重新包扎伤口。她一面包扎，一面不时向他闪动着睫毛，柔和的目光传递着一种宽

慰的信息。在他的心底有一种暖流在涌起，他几乎是安然舒心地合上了眼睛。他感到伤口的疼痛不再是那么剧烈了，他感到一双轻柔的手在触摸他受伤的腿，他感到她呼出的气息，他甚至于感到对方微微隆起的胸脯在颤动……她说话了，低声细语地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，这低语声极象鸟鸣，极委婉动听的鸟鸣。她说了些什么呢？语气极其轻柔，也许就是在说：“你会好的，你将来还能种田，还会跳舞，会得到姑娘的爱情，一定会……”即便不是这些，也是类似这些含义的语言。其实语言的含义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……他感到她的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，传递给他的体温使他的心颤栗。当他再睁开眼的时候，她已经离去了，消失在浓雾中。不过，他凭感觉知道，她没有走远，就在附近。真的，是在附近，他又听到她在说着话，向着其他什么人。这还用问吗？她是在给其他伤员包扎伤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第一次感到一种强烈的困倦感袭来，他竟在这传来的酷似鸟鸣声的少女低语声中，安逸地进入梦乡。在梦中，他见到了他的小妹妹，这是他最喜欢的亲人。小妹妹在开满黄花的油菜地里，笑着向他跑来，笑得是那样开心，张开的嘴还露出掉了一颗门牙后留下的豁口。他张开双臂，跑着迎上去，准备象过去一样，把她高高举起来，她会“嘿嘿”笑个不停……眼睛感到轻微的疼痛，他醒了过来，睁开了眼。原来是阳光刺痛了他的眼，什么时候太阳升上来了？它的光芒透过雾射下来，竟是黄色的。这时候，雾也稀疏多了，似乎还在继续消散。他觉得有了点力气，用手撑着竟能欠起身来。他看到了周围比较大一些的天地，他看到了其他四名战友，看到了那个女护士还在忙碌着。看来已经是在包扎最后一个伤员了。她够累的了，能听到她的喘息声。

雾确在继续消散，又有了阳光，虽然它是那么昏暗。丛林中变得暖起来了。“四个战友的生命保住了！”他想。他这时候还不知道，一班长早已死去了。

丛林依然是那么寂静，唯一的声响，是她的喘息声……

“嗒！”这是冲锋枪的一发点射。接着是一声痛楚的呻吟和一个人倒下去的声音。

他惊呆了，他看到，能动弹的伤员，都扭动了一下身子。他极力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看到的是，她倒下去了，手臂还动了一下，象是一只临终的鸟儿，最后扇动一下翅膀，再也不动了。他猛地挣扎着坐了起来，抓起手榴弹。两眼火辣辣的，象是在喷射着火焰。他看到在不远的丛林中钻出一个人来，一个冲锋枪手，自己人。他呆了，简直是悲痛欲绝。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，就沉重地倒下去了。

冲锋枪手走近伤员，迎接他的是八只愤怒的眼睛，这是男子汉们的无声的愤怒到极限的谴责。他惶然不知所措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我不过是打死了一个正要伤害你们的敌人……可是，当他仔细看看以后，他明白了。他误击了一个女人，一个护士，一个正在营救我们的伤员的人。他的心上象是陡然压上重荷，他承受不了的重荷，他脸色惨白，踉踉跄跄向死者走过去，看到她那永远不会出现笑靥的脸庞和永远不再闪光的眸子，他僵住了。他痴呆呆地站着，自语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没看清，有……雾……雾，我竟……”

一片死寂，大地，山岗，丛林，伤员……都默默无语。

担架队来了。伤员们都不愿意上担架，他们执拗地要求，先让这位女兵安息，她应该安息在她自己的国土上。边界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

担架队员们不能拒绝这些战士的要求，把她抬到国境线上。在边界的外侧给她挖掘了安息之所。伤员中只有两条腿骨被打碎的战士，由别人架着，代表全体伤员，亲临墓地，与她告别。当新坟垒起以后，他突然抓过来担架队员手中的冲锋枪，对着天穹射出了整整一梭子子弹，向这个不知姓名的女下士致哀。

起风了，山林萧萧……

雾几乎全散了。在彼国的纵深的炮兵阵地上，射过来一阵阵

排炮。我方压制对方的炮火也腾空而起。天空交插飞过千百发炮弹，象是不停息地响着滚雷，大地在跳动。丛林中升腾起一片片火焰和烟尘，整棵整棵的树在空中飞舞。在炮火的烟尘中，在隆隆的炮声中，一小队担架队从容地向后方快步走着。在第一副担架上躺着的是牺牲了的一班长，他什么也听不到了。后面四副担架上的重伤员，这时候是完全清醒的，然而他们象是完全没有听到炮声，他们的脸是肃穆的，他们心中有一种人的、战士的庄严感。

沙 砾

广漠的戈壁滩和祁连山北麓的衔接线上，有几座稀稀落落的村庄。中间有一座几户人家的小村，它那错落的泥屋，几乎被沙埋了一半。在这迷蒙的风雪天，很难看到它，它和天空大地是一个颜色——昏浊的黄。

强劲的寒风挟着硬雪子和沙砾，打着唿哨，肆虐地扫荡着无垠的沙砾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她从小村里走出来，就象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。她的脸上蒙着一块土黄色的布，以遮挡硬雪子和风沙。眼前更加晦暗了。好在这是熟路。她的右腿跛得很厉害，走起来，一歪一斜的。有时，风逼她侧棱着身子，或推她倒退一步半步，甚至于扭着她打个旋儿。但她没趴下，不停地向前挨。

路上只有她一个行人。这种天气，没有紧急事，谁愿出门哩！她是去相邻的一个大村，割肉买烟买酒的。家里来了个意想不到的稀客远客。

“月桂姐，我是福娃……”一个留着八字胡形容憔悴猥琐的老头儿，站在她面前，眨着一对小眼睛，笑吟吟的。

天哪，福娃！他是福娃？珍梅姐每天背在背上的福娃！她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小老头儿，跟当年拖着鼻涕的稚齿幼童的形象联系起来。倒是有一点，这老头儿额头上的一块伤疤，引起她对福娃的联想……

A

石子，一把石子，在眼前弹跳。跳起来，又全落在一只小手掌心。手掌合拢，又张开，将石子抛起，尖尖手指，准确拦截，掐住其中三枚，抛起来，手掌再翻转，抓起地上的，又抛起。石子腾飞，象有灵性。手掌手指，灵巧得很。珍梅玩抓子儿，没人比得过，跟她玩，总归要输。还是愿跟她玩。看她玩，好看。手掌翻覆，手指屈伸，张开，合拢……快得很，极利落。白皙的瓜子脸，好清秀，漾出的笑靥，象春水涟漪，小鱼苗儿的，用透明的喙。一双大眼发亮。穷女子，硬是有副好容貌。

又输给了她，跟她耍赖，耍娇，抓起石子，扬撒了，撒得远远的。她不依，胳膊人，就还手，胳膊她。搂着在地上打滚，闹着，笑着，疯了。

“哇……”福娃在哭。

玩得忘了他。他跌倒了，头上淌血，磕到石板上了。

珍梅抱起他，抓把土，捂上伤口。都吓坏了。珍梅的脸惨白。

“莫哭，莫哭，福弟不哭，福弟乖，我打石头……”拍他，哄他。

咋个办？教他见了娘，莫实说。

“福娃，莫说我们抓子儿，忘了你。就说，狼来了，珍梅姐为了护你，去打狼，你自个儿吓得跌倒的。莫忘了，就这么告你娘说……”

“没得用，一顿打逃不脱。”珍梅眼睛暗了。

晚上。就听青蔑片响，福娃娘尖嗓子叫骂，没听珍梅哭。她总是咬牙受着。

第二天。珍梅含着泪说，扒了衣裳打的。

掀开小褂，身上尽是紫道道……

二

这就象是在昨天。月桂是福娃家的乡邻，珍梅是福娃家里的童养媳妇，名份上是福娃的妻子。是买过来的。没圆房，不过是个供使唤的丫头。她大他十一岁。这是山里人祖辈传下来的规矩：大姐等小郎，昼长夜也长，等到郎成人，姐老花已黄。当女子的，没有一个心甘情愿的。这个乡俗，是纵贯千百年扼杀女子青春的锁链。珍梅比月桂大半岁，一个是腊月生，一个是八月出世。两人要好，私房话，她们之间是可以说的。珍梅的苦楚，只有她知道。珍梅心好，并不为自己的苦况，迁怒移怨于福娃，从不亏待他。他只是个不懂事的娃娃呀！福娃那年才三岁。由于珍梅对他好，他也恋珍梅。吃饭喝水，要她喂；走路，要她背；要她抓蜻蜓；要她唱山歌……夜晚，要她搂着睡觉。情同姐弟。

福娃家，并不宽裕。早先阔过。只怪他爹，抽上了鸦片烟。好田好地都顺着烟枪，化做一股烟，抽进肚里了。家业也败了，穷得叮当响，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个圆囫的。珍梅做饭，只好把锅仄棱着，免得漏。其实，那会儿，那地方，家家如此。

“一直都没听到你们（这显然是包括珍梅）的信儿。直到头年，听县上人说，你在这儿……”小老头儿说。

五十多年了，月桂没有和故乡通过信息。这原因很多。部队离开川北以前，唯一的亲人——养育她的生母，就辞世了。母亲算有福的，生前看到自己的女儿，穿上军装，戴上缀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。她并不全懂得这有什么意义。然而，女子跟男人一样，扛上枪，去寻觅幸福，这就值得兴奋，这是旷古未闻的。她那一生都荒芜冰冷的心田，萌发了希望之芽。女儿再也不会沿着她走过的路走了。母亲在弥留之时，月桂赶回来了。见到她闭目前的眼光，是安详的，温柔的，含有热切的企盼。

月桂早已无所牵挂了。她知道，乡亲还有在的。然而，早些

年，自己连露面尚且不能，哪能够写信？女红匪，让逮着是要杀头的。何况，那时候，会连累别人的。后来，也就心灰意冷了。辱命之师中的败军之卒，没能战死疆场，苟活今日（这是别人说的，义正辞严），对乡亲们说什么呢？还是让他们以为死了的好。如有人想起，或许会歉疚一声：“还有个月桂，魂灵还在异乡哩！”也就罢了。五十年，她象是断了线的风筝，坠落在河西的沙碛中，再也没飞起来过。

她始终想成为一粒普普通通的沙砾，跟戈壁上无以数计的沙石一样，跟它们混搅在一起。她的口音完全变了；戈壁上的风尘，把皮肤搓磨得粗糙干涩，也在她脸上刻下了条条皱纹；灼人的阳光，把全身烤得黝黑。举止、仪态也与往日迥异。谁见了，都会毫不犹豫地以为她是地道的河西农妇。绝不会想到，她曾经是个三次过草地的女红军战士，她有过的不凡的青春年华。然而，她没能成功。她这粒沙砾，不能和亿万粒沙子永远掺在一起，一起风，就会把它吹出来。很多人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，请她、让她，甚至于逼她讲述她的经历。她不愿意讲，不是要隐讳什么，绝不是。在不理解的人面前，在不信任的目光下，她有一种屈辱感，疲惫感。作为一个士兵，她如何能承担历史差错的重荷呢？她连想都不愿想。

今天，贵福突然来临，打破了她内心的平静，一缕淡淡的温馨的对故园的情思涌上心头。曾经竭尽全力修筑的遗忘旧事的堤坝，产生了裂隙。

“坐呀，……”她总不能还叫福娃吧。

“我现在叫贵福。”老头儿笑着说。

“啊！贵福兄弟，坐呀！”这毕竟是五十年后，见到的第一个故乡人。而且这个人 and 珍梅有过一点关系。她真有点高兴，亲不亲，故乡人么！

“来客了……”接着喘成一团。

她的老伴儿出来了。他患喘病多年了。